

## 第十二回

### 卫宣公筑台纳媳 高渠弥乘间易君

却说卫宣公名晋，为人淫纵不检。自为公子时，与其父庄公之妾名夷姜者私通，生下一子，寄养于民间，取名曰急子。宣公即位之日，元配邢妃无宠，只有夷姜得幸，如同夫妇，就许立急子为嗣，属之于右公子职。时急子长成，已一十六岁，为之聘齐僖公长女。使者返国，宣公闻齐女有绝世之姿，心贪其色，而难于启口，乃构名匠筑高台于淇河之上，朱栏华栋，重宫复室，极其华丽，名曰新台。先以聘宋为名，遣开急子。然后使左公子泄如齐，迎姜氏径至新台。自己纳之，是为宣姜。时人作新台之诗，以刺其淫乱：

新台有泚，河水弥弥。燕婉之求，籛篠不鲜。鱼网之设，鸿则离之。

燕婉之求，得此戚施。

籛篠、戚施，皆丑恶之貌，以喻宣公。言姜氏本求佳偶，不意乃配此丑恶也。后人读史至此，言齐僖公二女，长宣姜，次文姜，宣姜淫于舅，文姜淫于兄，人伦天理，至此灭绝矣。有诗叹曰：

妖艳春秋首二姜，致令齐卫紊纲常。

天生尤物殃人国，不及无盐佐伯王！

急子自宋回家，复命于新台。宣公命以庶母之礼，谒见姜氏，急子全无几微怨恨之意。宣公自纳齐女，只往新台朝欢暮乐，将夷姜又撇一边，一住三年，与齐姜连生二子，长曰寿，次曰朔。自古道：“母爱子贵。”宣公因偏宠齐姜，将昔日怜爱急子之情，都移在寿与朔身上，心中便想百年之后，把卫国江山传与寿朔兄弟，他便心满意足，反似多了急子一人。只因公子寿天性孝友，与急子如同胞一般相爱，每在父母面前，周旋其兄。那急子又温柔敬慎，无有失德，所以宣公未曾显露其意。私下将公子寿嘱托左公子泄，异日扶他为君。那公子朔虽与寿一母所生，贤愚迥然不同，年齿尚幼，天生狡

猾，恃其母之得宠，阴蓄死士，心怀非望。不惟憎嫌急子，并亲兄公子寿，也象赘疣一般；只是事有缓急，先除急子要紧。常把说话挑激母亲，说：“父亲眼下，虽然将我母子看待，有急子在先，他为兄，我等为弟，异日传位，蔑不得长幼之序。况夷姜被你夺宠，心怀积忿，若急子为君，彼为国母，我母子无安身之地矣！”齐姜原是急子所聘，今日跟随宣公，生子得时，也觉急子与己有碍，遂与公子朔合谋，每每谗譖急子于父亲之前。

一日，急子诞日，公子寿治酒相贺，朔亦与席。坐间急子与公子寿说话甚密。公子朔插嘴不下，托病先别，一径到母亲齐姜面前，双眼垂泪，扯个大谎，告诉道：“孩儿好意同自己哥哥与急子上寿，急子饮酒半酣，戏谑之间，呼孩儿为儿子。孩儿心中不平，说他几句，他说：‘你母亲原是我的妻子，你便称我为父，于理应该。’孩儿再待开口，他便奋臂要打，亏自己哥哥劝住，孩儿逃席而来。受此大辱，望母亲禀知父侯，与孩儿做主！”齐姜信以为然。待宣公入宫，呜呜咽咽的告诉出来，如此如此，这般这般。又装点几句道：“他还要玷污妾身，说：‘我母夷姜，原是父亲的庶母，尚然收纳为妻。况你母亲原是我旧妻，父亲只算借贷一般，少不得与卫国江山一同还我。’”宣公召公子寿问之，寿答曰：“并无此说。”宣公半疑半信，但遣内侍传谕夷姜，责备他不能教训其子。夷姜怨气填胸，无处申诉，投缢而死。髯翁有诗叹曰：

父妾如何与子通？聚麀传笑卫淫风。

夷姜此日投缢晚，何似当初守节终。

急子痛念其母，惟恐父亲嗔怪，暗地啼哭。公子朔又与齐姜谤说急子，因生母死于非命，口出怨言，日后要将母子偿命。宣公本不信有此事，无奈妒妾谗子，日夜撺掇，定要宣公杀急子，以绝后患，不由宣公不听。但展转踌躇，终是杀之无名，必须假手他人，死于道路，方可掩人耳目。

其时，适齐僖公约会伐纪，征兵于卫。宣公乃与公子朔商议，假以往订师期为名，遣急子如齐，授以白旄。此去莘野，是往齐的要路，舟行至此，必然登陆，在彼安排急子，他必不作准备。公子朔向来私蓄死士，今日正用得著，教他假装盗贼，伏于莘野，只认白旄过去，便赶出一齐下手，以旄复命，自有重赏。公子朔处分已定，回复齐姜，齐姜心下十分欢喜。

却说公子寿见父亲屏去从人，独召弟朔议事，心怀疑惑。入宫来见母亲，探其语气。齐姜不知隐瞒，尽吐其实。嘱咐曰：“此乃汝父主意，欲除我母子后患，不可泄漏他人。”公子寿知其计已成，谏之无益，私下来见急子，告以父亲之计：“此去莘野必由之路，多凶少吉。不如出奔他国，别作良图。”急

子曰：“为人子者，以从命为孝，弃父之命，即为逆子。世间岂有无父之国？即欲出奔，将安往哉？”遂束装下舟，毅然就道。公子寿泣劝不从，思想：“吾兄真仁人也！此行若死于盗贼之手，父亲立我为嗣，何以自明？子不可以无父，弟不可以无兄，吾当先兄而行，代他一死，吾兄必然获免。父亲闻吾之死，倘能感悟，慈孝两全，落得留名万古。”于是别以一舟载酒，亟往河下，请急子饯别。急子辞以“君命在身，不敢逗遛”。公子寿乃移樽过舟，满斟以进。未及开言，不觉泪珠堕于杯中，急子忙接而饮之。公子寿曰：“酒已污矣。”急子曰：“正欲饮吾弟之情也。”公子寿拭泪言曰：“今日此酒，乃吾弟兄永诀之酒。哥哥若鉴小弟之情，多饮几杯。”急子曰：“敢不尽量！”两人泪眼相对，彼此劝酬。公子寿有心留量，急子到手便吞，不觉尽醉，倒于席上，鼾鼾睡去。公子寿谓从人曰：“君命不可迟也，我当代往。”即取急子手中白旄，故意建于舟首，用自己仆从相随。嘱咐急子随行人众，好生守候。袖中出一简，付之曰：“俟世子酒醒后，可呈看也。”即命发舟，行近莘野，方欲整车登岸，那些埋伏的死士，望见河中行旄飘飏，认得白旄，定是急子到来，一声呼哨，如蜂而集。公子寿挺然出喝曰：“吾乃本国卫侯长子，奉使往齐，汝等何人，敢来邀截？”众贼齐声曰：“吾等奉卫侯密旨，来取汝首！”挺刀便砍。从者见势头凶猛，不知来历，一时惊散，可怜寿子引颈受刀，贼党取头，盛于木匣，一齐下船，偃旄而归。

再说急子酒量原浅，一时便醒，不见了公子寿，从人将简缄呈上，急子拆而看之，简上只有八个字云：“弟已代行，兄宜速避。”急子不觉堕泪曰：“弟为我犯难，吾当速往，不然恐误杀吾弟也！”喜得仆从俱在，就乘了公子寿之舟，催趲舟人速行，真个似电流光绝，鸟逝超群。其夜月明如水，急子心念其弟，目不交睫，注视鸂首之前，望见公子寿之舟，喜曰：“天幸吾弟尚在！”从人禀曰：“此来舟，非去舟也！”急子心疑，教拢船上去。两船相近，楼櫓俱明，只见舟中一班贼党，并不见公子寿之面，急子愈疑，乃佯问曰：“主公所命，曾了事否？”众贼听得说出秘密，却认为公子朔差来接应的，乃捧函以对曰：“事已了矣。”急子取函启视，见是公子寿之首，仰天大哭曰：“天乎冤哉！”众贼骇然，问曰：“父杀其子，何故称冤？”急子曰：“我乃真急子也，得罪于父，父命杀我。此吾弟寿也，何罪而杀之？可速断我头，归献父亲，可赎误杀之罪。”贼党中有认得二公子者，于月下细认之曰：“真误矣！”众贼遂将急子斩首，并纳函中，从人亦皆四散。《卫风》有《乘舟》之诗，正咏兄弟争死之事。诗曰：

二子乘舟，泛泛其景，愿言思子，中心养养。

二子乘舟，泛泛其逝，愿言思子，不瑕有害。

诗人不敢明言，但追想乘舟之人，以寓悲思之意也。

再说众贼连夜奔入卫城，先见公子朔，呈上白旄，然后将二子先后被杀事情，细述一遍，犹恐误杀得罪。谁知一箭射双雕，正中公子朔的隐怀，自出金帛，厚赏众贼，却入宫来见母亲说：“公子寿载旄先行，自损其命，喜得急子后到，天教他自吐真名，偿了哥哥之命。”齐姜虽痛公子寿，却幸除了急子，拔去眼中之钉，正是忧喜相半。母子商量，且教慢与宣公说知。

却说左公子泄，原受急子之托，右公子职，原受公子寿之托，二人各自关心，遣人打探消息，回报如此如此。起先未免各为其主，至此同病相怜，合在一处商议。候宣公早朝，二人直入朝堂，拜倒在地，放声大哭。宣公惊问何故，公子泄、公子职二人一辞，将急子与公子寿被杀情由，细述一遍，“乞收拾尸首埋葬，以尽当初相托之情。”说罢哭声转高。宣公虽怪急子，却还怜爱公子寿，忽闻二子同时被害，吓得面如土色，半晌不言。痛定生悲，泪如雨下，连声叹曰：“齐姜误我，齐姜误我！”即召公子朔问之，朔辞不知。宣公大怒，就著公子朔拘拿杀人之贼，公子朔口中应承，只是支吾，那肯献出贼党。

宣公自受惊之后，又想念公子寿，感成一病，闭眼便见夷姜、急子、寿子一班，在前啼啼哭哭。祈祷不效，半月而亡。公子朔发丧袭位，是为惠公。时朔年一十五岁，将左右二公子罢官不用。庶兄公子硕字昭伯，心中不服，连夜奔齐。公子泄与公子职怨恨惠公，每思为急子及公子寿报仇，未得其便。

话分两头。却说卫侯朔初即位之年，因助齐攻纪，为郑所败，正在衔恨，忽闻郑国有使命至，问其来意，知郑厉公出奔，群臣迎故君忽复位，心中大喜，即发车徒，护送昭公还国。祭足再拜，谢昔日不能保护之罪。昭公虽不治罪，心中快快，恩礼稍减于昔日。祭足亦觉踟躇不安，每每称疾不朝。高渠弥素失爱于昭公，及昭公复国，恐为所害，阴养死士，为弑忽立亶之计。时郑厉公在蔡，亦厚结蔡人，遣人传语檀伯，欲借栢为巢窟，檀伯不从。于是使蔡人假作商贾，于栢地往来交易，因而厚结栢人，暗约为助，乘机杀了檀伯。厉公遂居栢，增城浚池，大治甲兵，将谋袭郑，遂为敌国。祭足闻报大惊，急奏昭公，命大夫傅瑕屯兵大陵，以遏厉公来路。厉公知郑有备，遣人转央鲁侯，谢罪于宋，许以复国之后，仍补前赂未纳之数。鲁使至宋，宋庄公贪心又起，结连蔡、卫共纳厉公。时卫侯朔有送昭公复国之劳，昭公并不

修礼往谢，所以亦怨昭公，反与宋公协谋，因即位以来，并未与诸侯相会，乃自将而往。

公子泄谓公子职曰：“国君远出，吾等举事，此其时矣！”公子职曰：“如欲举事，先定所立，人民有主，方保不乱。”正密议间，阍人报：“大夫宁跪有事相访。”两公子迎入。宁跪曰：“二公子忘乘舟之冤乎？今日机会，不可失也。”公子职曰：“正议拥戴，未得其人。”宁跪曰：“吾观群公子中，惟黔牟仁厚可辅，且周王之婿，可以弹压国人。”三人遂歃血定议，乃暗约急子、寿子原旧一班从人，假传一个谍报，只说：“卫侯伐郑，兵败身死。”于是迎公子黔牟即位。百官朝见已毕，然后宣播卫朔构陷二兄，致父忿死之恶，重为急、寿二子发丧，改葬其柩，遣使告立君于周。宁跪引兵营于郊外，以遏惠公归路。公子泄欲杀宣姜，公子职止之曰：“姜虽有罪，然齐侯之妹也，杀之恐得罪于齐，不如留之，以结齐好。”乃使宣姜出居别宫，月致廩饩无缺。

再说宋、鲁、蔡、卫，共是四国合兵伐郑。祭足自引兵至大陵，与傅瑕合力拒敌，随机应变，未尝挫失。四国不能取胜，只得引回。单说卫侯朔伐郑无功，回至中途，闻二公子作乱，已立黔牟，乃出奔于齐国。齐襄公曰：“吾甥也。”厚其馆饩，许以兴兵复国。朔遂与襄公立约：“如归国之日，内府宝玉，尽作酬仪。”襄公大喜。忽报：“鲁侯使到。”因齐侯求婚于周，周王允之，使鲁侯主婚，要以王姬下嫁。鲁侯欲亲自至齐，面议其事。襄公想起妹子文姜，久不相会，何不同一起来？遂遣使至鲁，并迎文姜。诸大夫请问伐卫之期。襄公曰：“黔牟亦天子婿也。寡人方图婚于周，此事姑且迟之。”但恐卫人杀害宣姜，遣公孙无知纳公子硕于卫，私嘱无知，要公子硕杀于宣姜，以为复朔之地。

公孙无知领命，同公子硕归卫，与新君黔牟相见。时公子硕内子已卒，无知将齐侯之意，遍致卫国君臣，并致宣姜，那宣姜倒也心肯。卫国众臣，素恶宣姜僭位中宫，今日欲贬其名号，无不乐从。只是公子硕念父子之伦，坚不允从。无知私言于公子职曰：“此事不谐，何以复寡君之命？”公子职恐失齐欢，定下计策，请公子硕饮宴，使女乐侑酒，灌得他烂醉，扶入别宫，与宣姜同宿，醉中成就其事，醒后悔之，已无及矣，宣姜与公子硕遂为夫妇。后生男女五人，长男齐子早卒，次戴公申，次文公毁；女二，为宋桓公、许穆公夫人。史臣有诗叹曰：

子妇如何攘作妻，子烝庶母报非迟。

夷姜生子宣姜继，家法源流未足奇。

此诗言昔日宣公烝父妾夷姜，而生急子，今其子昭伯，亦烝宣姜而生男女五人。家法相传，不但新台之报也。

话分两头。再说郑祭足自大陵回，因旧君子突在栢，终为郑患，思一制御之策，想齐与厉公原有战纪之仇，今日谋纳厉公，惟齐不与。况且新君嗣位，正好修睦。又闻鲁侯为齐主婚，齐、鲁之交将合，于是奏知昭公，自赍礼帛，往齐结好，因而结鲁，若得二国相助，可以敌宋。自古道：“智者千虑，必有一失。”祭足但知防备厉公，却不知高渠弥毒谋已就，只虑祭足多智，不敢动手，今见祭足远行，肆无忌惮，乃密使人迎公子亶在家，乘昭公冬行蒸祭，伏死士于半路，突起弑之，托言为盗所杀，遂奉公子亶为君。使人以公子亶之命，召祭足回国，与高渠弥并执国政。可怜昭公复国，未几三载，遂遭逆臣之祸。髯仙读史至此，论昭公自为世子时，已知高渠弥之恶，及两次为君，不能剪除凶人，留以自祸，岂非优柔不断之祸？有诗叹云：

明知恶草自当锄，蛇虎如何与共居？

我不制人人制我，当年枉自识高渠！

不知郑子亶如何结束，且看下回分解。

